

乡村母亲

□赵曾友

倘若没有母亲,那就没有乡村。站在中年的门槛上偶一回望,母亲就是乡村那最不可或缺的唯美的风景。

乡村母亲可能并不美丽或者漂亮,但是乡村母亲肯定曾经年轻过,爱美过,肯定用过许多的方式打扮过自己。地沟畔的野蔷薇、山坡上的番瓜花、檐墙下的嫩石榴,那都是乡村母亲心中最美的纹饰。母亲还喜欢那些院墙角落的栀子花,四五月间,到处都是一片新鲜的绿色,栀子花肥厚的绿叶片子和肥实的白花瓣子层层叠叠的,足以网罗乡村母亲所有的梦幻。

乡村母亲吃的是五谷杂粮,喝的是高山泉水,那两截细眉就青黑青黑的,那两排细齿就瓷白瓷白的,偶尔坦然一笑,小麦色的圆脸上顿时凹陷两个浅浅的小窝窝儿。乡村母亲用皂角洗衣,用皂角洗手,也用剩余的皂角洗发。乡村母亲的发丝青乌青乌的,迎着朝阳投射,顿时一片亮色。乡村母亲喂罢猪鸡鸭,就一边看着孩子写作业,一边双手在背后扭,扭着扭着就是两根粗大的麻花辫子,用那紫线缠绕的牛皮筋子随手一绕,低低垂垂地一直到花布鞋的后跟处。

乡村母亲爱照相,但是一生中不曾照过几次相。乡村母亲记忆最为深刻的,就是那次照相

的小师傅带来一个上海牌的手提包,还有一块海鸥牌的机械表,乡村母亲就羞答答地借过来,挽起乳白的衣袖,故意露出那块表,坐在一张小巧的松木椅子上,身边放着那最为时尚的手提包。母亲美美地笑起来,两个小窝窝儿有点儿浅了,盛不下她那太多的笑意。可惜那个时候并不是彩色照片,母亲只好将那张坡地上的照片涂上自己心中最满意的色彩,然后挂在西墙上的玻璃框里,每日累了时就在一边仰头看。

乡村母亲不但知道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而且还知道布谷鸟的鸣叫声是催促阿公阿婆割麦插禾;进门以后的乡村母亲更知道她的第一要务就是生养娃子,不然她怎能就是乡村母亲呢?但凡是乡村母亲,大都有好几个孩子,大的是一顺溜儿的毛头小伙子,最小的才是她最满意的小妮子。虽然说是富养姑娘穷养儿,但是乡村里的一般家庭,不管男孩子女孩子都是一个样的散放散养,愣头青的毛孩子稍一调弄,个个都是好样子。乡村母亲识过一些字,只是操持家务的时候都已还给老师了,于是乡村母亲总是盯着自己的孩子多读书,哪怕是几个孩子一起挤眉弄眼地哇哩哇啦的,乡村母亲也是高兴。乡村母亲会用早春的青菜苔子做那大大方方的青菜合子,看着三四个男女娃子挤挤挨挨地抢着吃,满腹的心花怒放只让母亲的两腮红艳艳的,好似偷偷抹了那些大户人家的胭脂粉。

乡村母亲的脸上并不一直都是笑,也是经常挂着一些泪花瓣子。老年的婆婆病卧床了,年幼娃子的赤脚扎了槐刺,分田到户时的那头耕牛忽然发病,前院子里那个一直犯着病的石奶奶忽然走了,母亲都要坐在屋子角落里掉泪珠子。乡村母亲总是念着婆婆的好,说是修水库的时候要不是婆婆照着娃子,里院子的老母猪就要咬了娃娃的脚指头;乡村母亲总是想着那头黄大尖的老耕牛,说是五斗田的里坎子,硬是那头黄大尖用肩膀子耕犁出来的。现今婆婆卧床不起了,黄大尖的老耕牛也是一日一日地渐渐老去,乡村母亲的眼泪花子便一粒一粒地沁出来,湿了碎花布的衣裳襟子。

乡村母亲最是挂念学堂里的二娃子。二娃子读书用功,写字出力,母亲总是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二娃子要去上学而恰巧这时下雨了,乡村母亲就去牛栏屋的那里折下一柄大大的泡桐叶子,递给娃子说,毛啊你就举着在雨里跑吧,跑的时候要注意,千万不要湿了身子。二娃子上了中学,往往往返的十里地很是吃力,乡村母亲总是留下一个干饭团子,揣在怀里留着体温专门解救娃子的饥荒。二娃子住校读书了,周末的时候才回家,绕来绕去总也绕不过一片松树林子,黑黝黝的一片林子很是惊怕二娃子的一颗小小的心。然而每当二娃子心有惴惴地穿行林子的时候,乡村母亲总是立在那株最黑最壮的

松树底下朝着娃子眨巴眼睛招招手,最后掏出一块面疙瘩子。

乡村母亲总是站在身后眼巴巴地望着娃子,看着娃子进了城,去了省,最后进了公家的门,原来那公家的门脸也不是很深,娃子进去又出来了,告诉娘说娃儿还想进步哩,娃儿还有很多的想法都在心窝子里。乡村母亲就嘱咐说,娃子长大了娘就高兴,娃子走到哪里娘都高兴。二娃子就从乡村去了镇,又从镇里进了城。娃子终于有一套小蜗居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迎接那乡村里的母亲一辈子里面第一次进城。

然而对着娃子前来迎接的小车,乡村母亲是无论如何也不答应的。母亲说是一辈子在乡村里面,管它是省里还是城里都没有在乡村里面省心,这人啊说老就老了,越老越是念着根。二娃子俯首一看,果真的,乡村母亲真的老了。母亲往昔的那根黑发辫子不知何时已经剪了,齐着耳根的一头花白发俨然一处白麻的丝子,黑亮亮的两颗眼珠子渐渐有些泛黄,细挑挑的个身子仅仅只到二娃子的肩膀头子。娃子说娘啊你老了,跟我进城住两天吧,只两天。乡村母亲说娘走了可以,只是这些鸡呀鸭呀猪呀狗呀交代给谁哩,我那满坡地的红薯花生芝麻黄豆谁收呢?

乡村母亲是眨眼之间就老去的,二娃子一回首,娘就变老了。

母亲是跟着乡村一块老去的。街道上的小集镇稍一扩建,乡村里面就开始空了,空寥寥的,宛如走失了孩子的母亲的那颗心。等到走失的孩子知道返程的时候,却又发现,那些当年的娃子是无无论如何也找不到当年修眉细眼的好母亲了……

母亲,注定是这唯美的乡村里面唯一的风景。

其实我已经长大(外一首)

涂彪

在爸爸妈妈眼里
我永远是一个小孩子
一个蹲在墙角看蚂蚁搬家的孩子
一个守在电视机旁看动画片的孩子
一个大人喂饭就哭的孩子
一个听说送幼儿园就闹的孩子

哪怕路上布满荆棘

其实,我已经长大
十四五岁的年华
时常让爸爸妈妈叹息
也时常让爸爸妈妈欢喜

山村人喜欢这座大山

他的名字叫大山
他是山村最有知识的人
他才十六岁
他是村里唯一考上县里高中的人

山村人喜欢这座大山
因为山上 树木成林
因为山上 溪水潺潺
因为山上很多绚丽风景
他们都没看过

其实,我已经长大
十四五岁的年华
敢和爸爸扳手腕
敢和妈妈辩是非
想攀上珠穆朗玛峰
把脚印挂在世界屋脊
想去南极建一座新城
吸引不同肤色的人来移居
心中的秘密
不在悄悄告诉同学
关在自制鸟笼——日记
任它喳喳叽叽

爸爸过多的叮嘱
妈妈不停的唠叨
已成为生活的噪音
我要自己选择人生的道路

影子

李春富

天空有很多星星
河边有闪烁路灯
树梢有如歌鸟鸣
花间有清风穿行
水里有朦胧倒影
桥上有一个闲人

鸟声变了
清风散了
倒影乱了
闲人换了

悄悄远去的
是忧伤的闲人
还有那忧都打湿的
倒影

星星淡了
路灯暗了

等待一次旅行

□冯德平

不知从何时起,我一直等待着一次旅行。

呆在一个村庄或一间屋子里久了,目光最远的距离也只能投射到村口的枫树、狗、村妇和老屋,偶尔触碰现代的气息反而有些呆滞,甚至是恐惧。曾经斗志昂扬的心穿过嘈杂烦乱物欲横流的生活后已开始倦怠,心灵的某些空隙已开始荒芜。

我有两年没有远离我的村庄了。但我仍清楚地知道,生活依旧扯着时间的衣襟快速前行,脚步从未停止。那些琐碎的事就像穿城而过的小潢河里溅起的浪花,一波一波地漾起,又一波一波地被撇平,去留无痕。如果说过往的日子还有一些事情是刻骨铭心的话,去年春天,儿子的降临则让我激动不已,让我一度忘记了一路匆匆艰难跋涉的疲惫,让我觉得那个阴雨连绵的春天也是那么的惬意美好。

人在感受幸福的时候总是会忽略脚底汨汨流淌的岁月。转眼间儿子已经十个月了,现在我每天只要一进家门他就会挥动他那胖乎乎的小手激动地蹦跳着,唧唧呀呀地打招呼,示意让我抱抱他。但儿

子一天天长大带给我的不只是快乐与欣喜,身为人父,我自然要承担起抚养和照顾他的责任。虽然每天只是帮助妻子给儿子洗澡澡、喂奶粉,或是穷尽所能地哄他玩,逗他笑。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复制”,而后又被无数次“粘贴”着,千篇一律,我始终默默地将辛勤的汗水滴洒在人生旅途。

现实的生活与理想总是很难吻合,而我们又不得不去坚守,付出,因为只有付出才有希望,才能缩小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距离。但很多时候,我们在付出后依然承受着现实与理想的巨大差距,这样久而久之,难免会觉得累,周身憔悴。

于是,我渴望一次旅行,哪怕只有一两天的行程。这样,我就可以策马扬鞭,驶入茫茫大漠,在天尽头眺望蓝天白云;我可以移步丛林,走进大山深处,在万木苍翠间静听百鸟鸣吟;我也可以面朝大海,打进广阔无垠温柔的水的怀抱。一切从不矫情,任凭心性使然。畅然卸下平日里的忙碌、焦灼、抑郁,打开所有感官触角,贪婪地吮吸摄入清新的空气,让整个身体沉浸在自然之中,把心彻底展开,任凭海水冲刷那曾经烦乱的心,回归自我。



沂河之恋

华唯 摄

□周厚东

竹韵

在四月,在西河水涨岸的季节,我们相约竹林!

你依竹而长,玉竹临风,晃开的不是阳光的细碎,而是心的深远,抑或深远的继续。听竹,是一种默然的相对。放开繁瑛和尘埃,满竹的嚶吟是一种节的旋律,还有节的舞蹈。

你洁白的牛仔,暗藏竹影的印染:修长,玉立。收起翅膀,你就是一株笔直的竹,深润抚琴,竹海萧萧。你半世的嫣然,润竹无声。

为此,我不许任何可以结网的邪恶,来你枝头编织诽谤,使你酝酿的竹香来不及深入我的魂灵,而散向杂草丛生的角落;让我滑落的惊诧单薄成无奈的苍白,我将再无法立于世人面前,去悲戚一地羽毛。

你悔吗,葬心于竹?

无声的竹韵里,是一种芬芳和灿烂;是一种跨越生死红尘,生命不可无节的唱响!

茶缘

你千里迢迢,缘茶而来。

西河写意(三章)

茶乡就是你的故乡;茶香就是你的发香。

你用指尖点染了记忆深处浮起又沉下的绿色。

你说,来到西河,满坡满洼的茶一下唤醒了生命的青山绿水。

你偎依观景台,面对茶花的方向,喊出家的名字,爱人的名字。童年就在叶尖儿上飘过又回来。于是,你泣不成声,你泪流满面!

你是茶乡的女儿,茶乡温润的山水质朴你一尘不染的情怀。

你唱着茶歌,一路向远,把雪芽、毛尖、雀舌、信阳红……这些如诗如画的名字,唱响于莽原林海,烟雨江南。

山远水远,你的情长意长。走过的坑坑坎坎,沟沟壑壑,都在你记忆里种满家乡的茶树,那每一片叶子,每一滴露珠,都枕着你的梦,梦回西河!

是的,人有情,茶有味。情,缘之心;味,缘之品。心静而茶清,袅袅的是氤氲,淡淡的是心情。不说曲高和寡,要的是这份高处,这种独幽,这样别致而丰赡的气息——你的气息。

用唇润你,你是一盏香茗;用心想你,你是一段年华。

茶缘,缘茶。不说也懂!

河魂

静静白龙潭,一如静静无言的你。还记得吗?夕阳里,你伤情的侧影,伤了远飞的水鸟,伤了带露的茶花,也伤了我留恋的目光。细腻的水痕,逝去的时光,还有我们相约的民谣。你回脸一笑:山高水长,儿女情长,我们的路更长!

九曲十八弯,弯了你的柔肠,弯了你的泪光,怎么也弯不了你回家的路,和回家的梦想。等你,在初秋霜白的季节,我们漂流

去。我要你一路的欢声笑语,染红枫叶,染红我们期待不了的情怀。

你来信了,你向西河的水还清吗?还甜吗?用西河水沏的茶还香吗?

你到了黄河,黄河水更黄了;你去黑龙江,黑龙江的水更黑了;你还去了长江,长江水不长了,断流了。

你说,西河啊,千万还是那个西河:弯弯的,瘦瘦的,清清的,甜甜的。

是啊,西河还是那个西河,但西河,不仅仅是西河人的西河。她出落得更美丽,更清秀,更内蕴:

石径蜿蜒,流水曲觞,竹筏飞渡,飞瀑望眼。

重要的是,西河水滋养了青山绿茶,滋养了西河人的淳朴善良,更滋养了西河人的奋发图强。

你回,我等,用这一河之魂!

“黄河水杯”精短散文大赛

主办:信阳日报社 信阳市散文学会

协办:黄河王纯粮军酒信阳专供店

(新区区政府东侧路南 电话:8188158)

水平差异、质量意识差异,由实例得出结论:“西欧的月亮并不比中国的亮,那里不是一切都好……但是,那里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都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吸收其营养,对于我们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积极意义。”

对祖国山水壮美的赞誉,几乎占《行缘》的一大半篇幅,大到雪域高原、长城大漠,小到一株植物、一湾绿水,无不饱蘸着作者深情爱意。黄山的松、九寨沟的水、西子湖的瘦、张家界的奇、内蒙草原的酒、秦皇陵的谜……无不写得摇曳多姿、风情万种,读来如品美饴,令人回肠荡气。

对故土的亲情人,星星点点都倾注在了《竹影》、《帆影》、《燕影》、《水井》、《老宅子》和《大水蛤蟆》那“咕哇——咕哇——”的叫声里。通过《古镇情》,你能深切感受到作者对家乡情有至深、爱有多浓——“站在镇边,望着小镇和小河,我觉得它是一支美妙的歌,滚滚的淮水便是一条绿色的五线谱,来来往往的白帆就是五线谱上跳动的音符。我又觉得它是一首韵味浓厚的诗。”

在《苦读与无奈》中,作者怀着虔诚之心历数了中学时代那些教过他的恩师,各具特色的白描中使性格迥异的老师们一个个跃然纸上——“班主任赵承先,言语不多,治学严谨,为人厚道……他打一手好球,写一手好字”;“鲍社民老师教数学,讲课时警示般小动作……是扔粉笔头、罚站、揪耳朵。多次见他走到课桌旁,揪住同学耳朵,喝令‘站起来’。瞬间他又回到讲台继续讲他的课。”……对母校、对恩师敬仰、眷恋之情溢于言表。

进白虎堂和进红楼有啥区别

□卞声

林冲因带刀进入白虎堂被发配沧州是一大冤案。这段故事见于《水浒传》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误入白虎堂”。施耐庵老先生说林冲是“误入”,实际上林冲是被高太尉骗入白虎堂的。

骗术并不多么高明。高太尉先是让人廉价卖给林冲一把好刀,第二天又派人请林冲到太尉府比刀。于是林冲带着新买的刀糊里糊涂地跟着人家进府门,过前厅,穿后堂,一直来到白虎堂,然后就被高太尉以涉嫌行刺的罪名拿下。

林冲虽然只是一名枪棒教头,可他“颇识些法度”,知道白虎堂是军机重地,不能擅入,那么他为何事到临头犯了糊涂,忘了“法度”呢?

原因恐怕在于高太尉是上级领导,他差人来讲,林冲不好不去。其实林冲原本就想去找高太尉比刀的,过去他曾几次借看高太尉的宝刀,都被拒绝,这让林冲很没面子。如果这次能把高太尉的宝刀比下去,也算出了口鸟气。于是一心想着比刀的林冲不但忘了法度,连瓜田李下的古训也没想起来。

所以有时候骗术尽管不高明,可是遇到心有所求的人也就不难得逞了。千百年来算命先生一直在吃,有的吃得还不错,原因恐怕也在于此。

由高太尉的白虎堂我忽然想到了赖昌星和他那座著名的红楼。据报道,最近赖昌星以走私罪和行贿罪被判无期徒刑。为实施走私活动和谋取其他不正当利益,赖昌星一伙共向64名国家工作人员赠送钱物折合人民币3900多万元。而他那座红楼正是那些“国家工作人员”的温柔富贵之乡、权钱交易之地。赖家红楼不是军机重地,“国家工作人员”在这里看不到刀光剑影,但最终它还是成了让他们栽跟头的“白虎堂”。

只是让人不好懂的是,林冲进入白虎堂不是因为不懂法度,而是受了高太尉的哄骗。而今天那些“国家工作人员”个个都是精英人物,在法律知识方面也至少不比林冲差,为何也进了“白虎堂”,做了不该做的事情,难道也被人哄骗了不成?

清朝末年有个大臣叫张之洞,他也有个“白虎堂”的故事,读来让人感慨。有一次庆亲王请张之洞到军机处议事。张之洞来到军机处门前,在此等候的官员请他赶快出去,说庆亲王和几位军机大臣都在等他。可张之洞却摆摆手说不进去了,就在此恭候吧。那位官员再三劝请,张之洞就是不挪步,连门前的台阶也不上。

原来张之洞也是“颇识些法度”的。他知道当年雍正爷曾御笔榜示内阁:军机重地,有上台阶者处斩。尽管从雍正到光绪一百多年过去了,很多人都忽视了这条规矩,尽管张之洞也明白庆亲王绝不是高太尉,请他到军机处不是玩阴谋,可他仍然严格遵守这条规矩。

像这样不管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把“法度”牢记心中的人,谁又能把他骗进白虎堂或赖昌星的红楼?

